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喻世明言 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

萬里新墳盡少年，修行莫待鬢毛斑。前程黑暗路頭險，十二時中自著研。這四句詩，單道著禪和子打坐參禪，得成正果，非同容易，有多少先作後修、先修後作的和尚。自家今日說這南渡宋高宗皇帝在位，紹興年間，有個官人姓柳，雙名宣教，祖貫溫州府永嘉縣崇陽鎮人氏。年方二十五歲，胸藏千古史，腹蘊五車書。自幼父母雙亡，蚤年孤苦，宗族又無所依，隻身篤學，贅於高判使家。後一舉及第，御筆授得寧海軍臨安府府尹。恭人高氏，年方二十歲，生得聰明智慧，容貌端嚴。新贅柳府尹在家，未及一年，欲去上任。遂帶一僕，名賽兒，一日辭別了丈人、丈母，前往臨安府上任。饑餐渴飲，夜住曉行，不則一日，已到臨安府接官亭。蚤有所屬官吏師生、糧里耆老、住持僧道、行首人等，弓兵隸卒、轎馬人夫，俱在彼處，迎接入城。到府中，搬移行李什物，安頓已完，這柳府尹出廳到任。廳下一應人等參拜已畢，柳府尹遂將參見人員花名手本逐一點過不缺，止有城南水月寺竹林峰住持玉通禪師，乃四川人氏，點不到。府尹大怒道：「此禿無禮！」遂問五山十刹禪師：「何故此僧不來參接？拿來問罪！」當有各寺住持稟覆相公：「此僧乃古佛出世，在竹林峰修行，已五十二年不曾出來。每遇迎送，自有徒弟。望相公方便。」柳府尹雖依僧言不拿，心中不忿。各人自散。

當日府堂公宴，承應歌妓，年方二八，花容嬌媚，唱韻悠揚。府尹聽罷，大喜，問妓者何名，答言：「賤人姓吳，小字紅蓮，專一在上廳祇應。」當日酒筵將散，柳府尹喚吳紅蓮，低聲吩咐：「你明日用心去水月寺內，哄那玉通和尚雲雨之事。如了事，就將所用之物前來照證，我這裡重賞，判你從良；如不了事，定當記罪。」紅蓮答言：「領相公鈞旨。」出府一路自思如何是好，眉頭一蹙，計上心來。回家將柳府尹之事一一說與娘知，娘兒兩個商議一夜。

至次日午時，天陰無雨，正是十二月冬盡天氣。吳紅蓮一身重孝，手提羹飯，出清波門。走了數裡，將及近寺，已是申牌時分，風雨大作。吳紅蓮到水月寺山門下，倚門而立，進寺，又無人出。直等到天晚，只見個老道人出來關山門。紅蓮向前道個萬福，那老道人回禮道：「天色晚了，娘子請回，我要關山門。」紅蓮雙眼淚下，拜那老道人：「望公公可憐，妾在城住，夫死百日，家中無人，自將羹飯祭奠。哭了一回，不覺天晚雨下，關了城門，回家不得，只得投宿寺中。望公公慈悲，告知長老，容妾寺中過夜，明蚤入城，免虎傷命。」言罷兩淚交流，拜倒於山門地下，不肯走起。那老道人乃言：「娘子請起，我與你裁處。」紅蓮見他如此說，便立起來。

那老道人關了山門，領著紅蓮到僧房側首一間小屋，乃是老道人臥房，教紅蓮坐在房內。那老道人連忙走去長老禪房裡法座下，稟覆長老道：「山門下有個年少婦人，一身重孝，說道丈夫死了，今日到墳上做羹飯，風雨大作，關了城門，進城不得，要在寺中權歇，明蚤入城，特來稟知長老。」長老見說，乃言：「此是方便之事，天色已晚，你可教他在你房中過夜，明日五更打發他去。」道人領了言語，來說與紅蓮知道。紅蓮又拜謝：「公公救命之恩，生死不忘大德。」言罷，坐在老道人房中板凳上。那老道人自去收拾，關門閉戶已了，來房中土榻上和衣而睡。這老道人日間辛苦，一覺便睡著。

原來水月寺在桑菜園裡，四邊又無人家，寺裡有兩個小和尚都去化緣，因此寺中冷靜，無人走動。這紅蓮聽得更鼓已是二更，心中想著：「如何事了？」心亂如麻，遂乃輕移蓮步，走至長老房邊。那間禪房關著門，一派是大榻窗子，房中掛著一碗琉璃燈，明明亮亮。長老在禪椅之上打坐，也看見紅蓮在門外。紅蓮看著長老，遂乃低聲叫道：「長老慈悲為念，救度妾身則個。」長老道：「你可去道人房中權宿，來蚤入城，不可在此攪擾我禪房，快去，快去！」紅蓮在窗外深深拜了十數拜道：「長老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，妾身衣服單薄，夜寒難熬，望長老開門，借與一兩件衣服遮蓋身體。救得性命，自當拜謝。」道罷，哽哽咽咽哭將起來。這長老是個慈悲善人，心中思忖道：「倘若寒禁，身死在我禪房門首，不當穩便。自古道：『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』」從禪牀上走下來，開了榻子門，放紅蓮進去。長老取一領破舊禪衣把與他，自己依舊上禪牀上坐了。紅蓮走到禪牀邊深深拜了十數拜，哭哭啼啼道：「肚疼死也。」這長老並不采他，自己瞑目而坐。怎當紅蓮哽咽悲哀，將身靠在長老身邊，哀聲叫疼叫痛，就睡倒在長老身上，或坐在身邊，或立起叫喚不止。約莫也是三更，長老忍口不住，乃問紅蓮曰：「小娘子，你如何只顧哭泣？那裡疼痛？」紅蓮告長老道：「妾丈夫在日，有此肚疼之病，我夫脫衣將妾摟於懷內，將熱肚皮貼著妾冷肚皮，便不疼了。不想今夜疼起來，又值寒冷，妾死必矣。怎地得長老肯救妾命，將熱肚皮貼在妾身上，便得痊可。若救得妾命，實乃再生之恩。」長老見他苦告不過，只得解開衲衣，抱那紅蓮在懷內。這紅蓮賺得長老肯時，便慌忙解了自的衣服，赤了下載身體，倒在懷內道：「望長老一發去了小衣，將熱肚皮貼一貼，救妾性命。」長老初時不肯，次後三回五次，被紅蓮用尖尖玉手解了裙褲。此時不由長老禪心不動。這長老看了紅蓮如花如玉的身體，春心蕩漾起來，兩個就在禪牀上兩相歡洽。長老摟著紅蓮問道：「娘子高姓何名？那里居住？因何到此？」紅蓮曰：「不敢隱諱，妾乃上廳行首，姓吳，小字紅蓮，在於城中南新橋居住。」長老此時被魔障纏害，心歡意喜，吩咐道：「此事只可你知我知，不可泄於外人。」少刻，雲收雨散，被紅蓮將口扯下白布衫袖一隻，抹了長老精污，收入袖中。這長老困倦不知。長老雖然如此，心中疑惑，乃問紅蓮曰：「姐姐此來必有緣故，你可實說。」再三逼迫，要問明白。紅蓮被長老催逼不過，只得實說：「臨安府新任柳府尹，怪長老不出寺迎接，心中大惱，因此使妾來與長老成其雲雨之事。」長老聽罷大驚，悔之不及，道：「我的魔障到了，吾被你賺騙，使我破了色戒，墮於地獄。」此時東方已白，長老教道人開了寺門。紅蓮別了長老，急急出寺回去了。

卻說這玉通禪師教老道人燒湯：「我要洗裕」老道人自去廚下燒湯，長老磨墨捻筆，便寫下八句《辭世頌》，曰：

「自入禪門無罣礙，五十二年心自在；只因一點念頭差，犯了如來淫色戒。

你使紅蓮破我戒，我欠紅蓮一宿債；我身德行被你虧，你家門風還我壞。

寫畢擱了，放在香爐足下壓著。道人將湯入房中，伏侍長老洗浴罷，換了一身新禪衣，叫老道人，吩咐道：「臨安府柳府尹差人來請我時，你可將香爐下簡帖把與來人，教他回覆，不可有誤。」道罷，老道人自去殿上燒香掃地，不知玉通禪師已在禪椅上圓寂了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紅蓮回到家中，吃了蚤飯，換了色衣，將著布衫袖，逕來臨安府見柳府尹。府尹正坐廳，見了紅蓮，連忙退入書院中，喚紅蓮至面前，問：「和尚事了得否？」紅蓮將夜來事備細說了一遍，袖中取出衫袖遞與看了。柳府尹大喜，教人去堂中取小小墨漆盒兒一個，將白布衫袖子放在盒內，上面用封皮封了。捻起筆來，寫一簡子，乃詩四句，其詩云：

「水月禪師號玉通，多時不下竹林峰；可憐數點菩提水，傾入紅蓮兩瓣中。」

寫罷，封了簡子，差一個承局：「送與水月寺玉通和尚，要討回字，不可遲誤。」承局去了。柳府尹賞紅蓮錢五百貫，免他一年官唱。紅蓮拜謝，將了錢自回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承局賚著小盒兒並簡子，來到水月寺中，只見老道人在殿上燒香。承局問：「長老在何處？」老道人遂領了承局，逕到禪房中時，只見長老已在禪椅上圓寂去了。老道人言：「長老曾吩咐道：『若柳相公差人來請我，將香爐下簡子去回覆。』」承局大驚道：「真是古佛，預先已知此事。」當下承局將了回簡並小盒兒，再回府堂，呈上回簡並原簡，說長老圓寂一事。柳宣教打開回簡一看，乃是八句《辭世頌》，看罷吃了一驚，道：「此和尚乃真僧也，是我壞了他德行。」懊悔不及。差人去叫匠人合一個龕子，將玉通和尚盛了，教南山淨慈寺長老法空禪師，與玉通和尚下火。

卻說法空逕到柳府尹廳上，取覆相公，要問備細。柳府尹將紅蓮事情說了一遍。法空禪師道：「可惜，可惜，此僧差了念頭，墮落惡道矣。此事相公壞了他德行，貧僧去與他下火，指點教他歸於正道，不墮畜生之中。」言罷別了府尹，逕到水月寺，吩咐抬

龕子出寺後空地。法空長老手捻火把，打個圓相，口中道：

「自到川中數十年，曾在毗盧頂上眠。欲透趙州關捩子，好姻緣做惡姻緣。桃紅柳綠還依舊，石邊流水冷淩淩。今朝指引菩提路，再休錯意念紅蓮。」

恭惟圓寂玉通和尚之覺靈曰：惟靈五十年來古拙，心中皎如明月，有時照耀當空，大地乾坤清白。可惜法名玉通，今朝作事不通。不去靈山參佛祖，卻向紅蓮貪淫慾。本是色即是空，誰想空即是色！無福向獅子光中，享天上之逍遙；有分去駒兒隙內，受人間之勞碌。雖然路逕不迷，爭奈去之太速。大眾莫要笑他，山僧指引不俗。咦！一點靈光透碧霄，蘭堂畫閣添澡浴。」法空長老道罷，擲下火把，焚龕將盡。當日，看的人不知其數，只見火焰之中，一道金光沖天而去了。法空長老與他拾骨入塔，各自散去。

卻說柳宣教夫人高氏，於當夜得一夢，夢見一個和尚，面如滿月，身材肥壯，走入臥房。夫人吃了一驚，一身香汗驚醒。自此不覺身懷六甲。光陰似箭，看看十月滿足。夫人臨盆分娩，生下一個女兒。當時侍妾報與柳宣教：「且喜夫人生得一個小姐！」三朝滿月，取名喚做翠翠。百日週歲，做了多少筵席。正是：

窗外日光彈指過，席前花影座間移。

這柳翠翠長成八歲，柳宣教官滿將及，收拾還鄉。端的是：

世間好物不堅牢，彩雲易散琉璃脆。

柳宣教感天行時疫病，無旬日而故。這柳府尹做官清如水，明似鏡，不貪賄賂，囊篋淡薄。夫人具棺木盛貯，掛孝看經，將靈柩寄在柳州寺內。夫人與僕妾兒並女翠翠欲回溫州去，路途遙遠，又無親族投奔，身邊些小錢財，難供路費。乃於在城白馬廟前，賃一間房屋，三口兒搬來住下。又無生理，一住八年，囊篋消疏，那僕人逃走。這柳翠翠長成，年紀一十六歲，生得十分容貌。這柳媽媽家中娘兒兩個，日不料生，口食不敷，乃央間壁王媽媽，問人借錢。借得羊壩頭楊孔目課錢，借了三千貫錢，過了半年，債主索取要緊。這柳媽媽被討不過，出於無奈，只得央王媽媽做媒，情願把女兒與楊孔目為妾，言過：「我要他養老。」不數日，楊孔目入贅在柳媽媽家，說：「我養你母子二人，豐衣足食，做個外宅。」

不覺過了兩月，這楊孔目因蚤晚不便，又兩邊家火，忽一日回家，與妻商議，欲搬回家。其妻之父告女婿停妻取妾，臨安府差人捉柳媽媽並女兒一千人到官，要追原聘財禮。柳媽媽訴說貧乏無措，因此將柳翠翠官賣。卻說有個工部鄒主事，聞知柳翠翠丰姿貌美，聰明秀麗，去問本府討了，另買一間房子，在抱劍營街，搬那柳媽媽並女兒去住下，養做外宅。又討個妹子並小廝，伏事走動。這柳翠翠改名柳翠。

原來南渡時，臨安府最盛。只這通和坊這條街，金波橋下，有座花月樓，又東去為熙春樓、南瓦子，又南去為抱劍營、漆器牆、沙皮巷、融和坊，其西為太平坊、巾子巷、獅子巷，這幾個去處都是瓦子。這柳翠是玉通和尚轉世，天生聰明，識字知書。詩詞歌賦，無所不通；女工針指，無有不曾。這鄒主事十日半月來得一遭，千不合，萬不合，住在抱劍營，是個行首窟裡。這柳翠每日清閒自在，學不出好樣兒，見鄰家有孤老來往，他心中歡喜，也去門首賣俏，引惹子弟們來觀看。眉來眼去，漸漸來家宿歇。柳媽媽說他不下，只得隨女兒做了行首。多有豪門子弟愛慕他，飲酒作樂，殆無虛日。鄒主事看見這般行徑，好不雅相，索性與他個決絕，再不往來。這邊柳翠落得無人管束，公然大做起來。只因柳宣教不行陰鷲，折了女兒，此乃一報還一報，天理昭然。後人觀此，不可不戒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用巧計時傷巧計，愛便宜處落便宜。莫道自身僥倖免，子孫必定受人欺。

後來直使得一尊古佛，來度柳翠，歸依正道，返本還原，成佛作祖。你道這尊古佛是誰？正是月明和尚。他從小出家，真個是五戒具足，一塵不染，在臯亭山顯孝寺住持。當先與玉通禪師俱是法門契友。聞知玉通圓寂之事，呵呵大笑道：「阿婆立腳跟不牢，不免又去做媳婦也。」後來聞柳翠在抱劍營色藝擅名，心知是玉通禪師轉世，意甚憐之。一日，淨慈寺法空長老到顯孝寺來看月明和尚，坐談之次，月明和尚謂法空曰：「老通墮落風塵已久，恐積漸沉迷，遂失本性，可以相機度他出世，不可遲矣。」

原來柳翠雖墮娼流，卻也有一種好處，從小好的是佛法。所得纏頭金帛之資，盡情布施，毫不吝惜。況兼柳媽媽親生之女，誰敢阻擋？在萬鬆嶺下造石橋一座，名曰柳翠橋；鑿一井於抱劍營中，名曰柳翠井。其他方便濟人之事，不可盡說。又製下布衣一襲，每逢月朔月望，卸下鉛華，穿著布素，閉門念佛；雖賓客如雲，此日斷不接見，以此為常。那月明和尚只為這節上，識透他根器不壞，所以立心要度他。正是：

慳貪二字能除卻，終是西方路上人。

卻說法空長老當日領了月明和尚言語，到次日，假以化緣為因，直到抱劍營柳行首門前，敲著木魚，高聲念道：

「欲海輪回，沉迷萬劫。眼底榮華，空花易滅。一旦無常，四大消散。及早回頭，出家念佛。」

這日正值柳翠西湖上游耍剛回，聽得化緣和尚聲口不俗，便教丫鬟喚入中堂，問道：「師父，你有何本事，來此化緣？」法空長老道：「貧僧沒甚本事，只會說些因果。」柳翠問道：「何為因果？」法空長老道：「前為因，後為果；作者為因，受者為果。假如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，種是因，得是果。不因種下，怎得收成？好因得好果，惡因得惡果。所以說：要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要知後世因，今生作者是。」柳翠見說得明白，心中歡喜，留他吃了齋飯。又問道：「自來佛門廣大，也有我輩風塵中人成佛作祖否？」法空長老道：「當初觀音大士，見塵世慾根深重，化為美色之女，投身妓館，一般接客。凡王孫公子見其容貌，無不傾倒。一與之交接，慾心頓淡。因彼有大力力故，自然能破除邪網。後來無疾而死，里人買棺埋葬。有胡僧見其塚墓，合掌作禮，口稱：『善哉，善哉！』」里人說道：「此乃娼妓之墓，師父錯認了。」胡僧說道：「此非娼妓，乃觀世音菩薩化身，來度世上淫慾之輩歸於正道。如若不信，破土觀之，其形骸必有奇異。」里人果然不信，忙亂土破棺，見骨節聯絡，交鎖不斷，色如黃金，方始驚異。因就塚立廟，名為黃金鎖子骨菩薩。這叫做清淨蓮花，污泥不染。小娘子今日混於風塵之中，也因前生種了慾根，所以今生墮落。若今日仍復執迷不悔，把倚門獻笑認作本等生涯，將生生世世浮沉慾海，永無超脫輪回之日矣。」這席話，說得柳翠心中變喜為愁，翻熱作冷，頓然起追前悔後之意，便道：「奴家聞師父因果之說，心中如觸。倘師父不棄賤流，情願供養在寒家，朝夕聽講，不知允否？」法空長老道：「貧僧道微德薄，不堪為師；此間臯亭山顯孝寺，有個月明禪師，是活佛度世，能知人過去未來之事，小娘子若堅心求道，貧僧當引拜月明禪師。小娘子聽其講解，必能洞了夙因，立地明心見性。」柳翠道：「奴家素聞月明禪師之名，明日便當專訪，有煩師父引進。」法空長老道：「貧僧當得。明日侵晨，在顯孝寺前相候，小娘子休得失言。」柳翠舒出尖尖玉手，向烏雲鬢邊拔下一對赤金鳳頭釵，遞與長老道：「些須小物，權表微忱，乞師父笑納。」法空長老道：「貧僧雖則募化，一飽之外，別無所需，出家人要此首飾何用？」柳翠道：「雖然師父用不著，留作山門修理之費，也見奴家一點誠心。」法空長老那裡肯受，合掌辭謝而去。有詩為證：

追歡賣笑作生涯，抱劍營中第一家。終是法緣前世在，立談因果倍嗟呀。

再說柳翠自和尚去後，轉展尋思，一夜不睡。次早起身，梳洗已畢，渾身上下換了一套新衣。只說要往天竺進香，媽媽誰敢阻當？教丫鬟喚個小轎，一逕擡到臯亭山顯孝寺來。那法空長老早在寺前相候，見柳翠下轎，引入山門，到大雄寶殿拜了如來，便同到方丈參謁月明和尚。正值和尚在禪牀上打坐，柳翠一見，不覺拜倒在地，口稱：「弟子柳翠參謁。」月明和尚也不回禮，大喝道：「你二十八年煙花債，還債不夠，待要怎麼？」嚇得柳翠一身冷汗，心中恍惚，如有所悟。再要開言問時，月明和尚又大喝道：「恩愛無多，冤仇有盡，只有佛性，常明不滅。你與柳府尹打了平火，該收拾自己本錢回去了。」說得柳翠肚裡慌恍惚惚，連忙磕頭道：「聞知吾師大智慧、大光明，能知三生因果。弟子至愚無識，望吾師明言指示則個。」月明和尚又大喝道：「你要識本來面目，可去水月寺中，尋玉通禪師與你證明。快走，快走！走遲時，老僧禪杖無情，打破你這粉骷髏。」這一回話，喚做「顯孝

寺堂頭三喝」。正是：

欲知因果三生事，只在高僧棒喝中。

柳翠被月明師父連喝三遍，再不敢開言，慌忙起身。依先出了寺門，上了小轎，吩咐轎夫逕擡到水月寺中，要尋玉通禪師證明。

卻說水月寺中行者，見一乘女轎遠遠而來，內中坐個婦人。看看抬入山門，忽忙喚集火工道人，不容他下轎。柳翠問其緣故，行者道：「當初被一個婦人，斷送了我寺中老師父性命，至今師父們吩咐不容婦人入寺。」柳翠又問道：「什麼婦人？如何有恁樣做作？」行者道：「二十八年來，有個婦人夜來寺中投宿，十分哀求，老師父發起慈心，容他過夜。原來這婦人不是良家，是個娼妓，叫做吳紅蓮，奉柳府尹鈞旨，特地前來哄誘俺老師父。當夜假裝肚疼，要老師父替他假貼，因而破其色戒。老師父慚愧，題了八句偈語，就圓寂去了。」柳翠又問道：「你可記得他偈語麼？」行者道：「還記得。」遂將偈語八句，念了一遍。柳翠聽得念到「我身德行被你虧，你家門風還我壞」，心中豁然明白，恰像自家平日做下的一般。又問道：「那位老師父喚甚麼法名？」行者道：「是玉通禪師。」柳翠點頭會意，急喚轎夫擡回抱劍營家裡，吩咐丫鬟：「燒起香湯，我要洗澡。」當時丫鬟伏侍，沐浴已畢。柳翠挽就烏雲，取出布衣穿了，掩上房門。桌上見列著文房四寶，拂開素紙，題下偈語二首。偈云：

「本因色戒翻招色，紅裙生把緇衣革。今朝脫得赤條條，柳葉蓮花總無跡。」

又云：

「壞你門風我亦羞，冤冤相報甚時休？今朝卸卻恩仇擔，廿八年前水月游。」

後面又寫道：「我去後隨身衣服入殮，送到臯亭山下，求月明師父一把無情火燒卻。」寫畢，擲筆而逝。丫鬟推門進去，不見聲息，向前看時，見柳翠盤膝坐於椅上。叫呼不應，已坐化去了。慌忙報知柳媽媽。柳媽媽吃了一驚，呼兒叫肉，啼哭將來。亂了一回，念了二首偈詞，看了後面寫的遺囑，細問丫鬟天竺進香之事，方曉得在顯孝寺參師，及水月寺行者一段說話。分明是丈夫柳宣教不行好事，破壞了玉通禪師法體，以致玉通投胎柳家，敗其門風。冤冤相報，理之自然。今日被月明和尚指點破了，他就脫然而去。他要送臯亭山下，不可違之。但遺言火厝，心中不忍。所遺衣飾儘多，可為造墳之費，當下買棺盛殮，果然只用隨身衣服，不用錦繡金帛之用。入殮已畢，合城公子王孫平昔往來之輩，都來探喪弔孝。聞知坐化之事，無不嗟歎。柳媽媽先遣人到顯孝寺，報與月明和尚知道，就與他商量埋骨一事。月明和尚將臯亭山下隙地一塊，助與柳媽媽，擇日安葬。合城百姓聞得柳翠死得奇異，都道活佛顯化，盡來送葬。造墳已畢，月明和尚向墳合掌作禮，說偈四句。偈云：

「二十八年花柳債，一朝脫卸無拘礙。紅蓮柳翠總虛空，從此老通長自在。」

至今臯亭山下，有個柳翠墓古蹟。有詩為證：

柳宣教害人自害，通和尚因色墮色。顯孝寺三喝機鋒，臯亭山青天白日。